

PHOTOS OF OLD SHANGHAI

IMMIGRANTS WORLD



上海旧影

移民世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旧影

移民世界

叶孝慎 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主 编 吴士余
- 副主编 马荣华 汤伟康
- 编 委 马晶华 叶孝慎 吴光华
周振德 戴定九

上 海 旧 影 移民世界

叶孝慎 著

责任编辑：周振德 封面设计：卜允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2-2117-2/J·1997

印数：0,001—6,000

定 价：6.80元

目 录

沙洲渔村“淘老古”	1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康熙皇帝开“海禁”	6
“阿美士德”打前站	8
移民世界移民多	10
第二故乡创业忙	13
硕果仅存会馆路	16
僵尸风化不夜城	19
大海不辞溪涧水	22
平反昭雪“大块头”	25
“一号”风波龙虎斗	28
强中自有强中手	30
五湖四海电影人	33
群英荟萃“撑市面”	36
舢舨船上“灰姑娘”	39
风水宝地大本营	42
股市有泪不轻弹	45
头块牌子“阿德哥”	48
“祥生”汽车四万号	51
中国人吸中国烟	54
天涯沦落贫民窟	57
“永安”抢滩题外话	60
今夜依然属于你	63
“粉纱大王”荣家人	66

人间地狱“包身工”	69
东洋纱厂“拿摩温”	72
恶梦醒来是恶梦	75
“滚地弄”里做道场	78
祥子南下“淘金”记	81
昙花一现“皇后”赛	84
浦江又涌移民潮	87

上海话里的“老土地”，说的是一个行当里的“老法师”，一个单位里的老职工，一个街坊里的老居民，一栋公寓楼里的老房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只要人缘好，又在一个地方干得年份长了，住得时间久了，多了解了周遭的变化，自然就有“淘老古”的资格，受人尊敬的资格，被人尊敬成为土地公公的资格。

只是上海不是商丘，不是西安，不是北京。上海没有秦砖汉瓦。上海没有本乡本土的祝融后代、比干后代。所以，“土地”之“老”，在上海，也就是说说而已，相对的年轻。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过“查三代”。这还特别符合上海的实际。上海也就只有查查三代的意义。上溯爸爸的爸爸，也许还能查出个把学生意（上海方言，即学徒）出身的小业主。因为移民，才跳了龙门，发了点财。

说到移民，第一想到的就是让人前俯后仰、忍俊不禁的滑稽戏，就是几代沪上笑星全都领衔主演过的《七十二家房客》。

要想笑口常开，请看《七十二家房客》。

一出《七十二家房客》，所以

热热闹闹，常演常新，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成其为经典滑稽的不朽；下细想来，无非是南腔北调，人生百态，最最真切不过地集结了移民之为移民的移民心态。

移民心态哪里来？既然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又不是田地里拔苗助长的庄稼，那就只能是移民生态的折射，在移民文化的层面上葳蕤成鲜绿绿光亮亮的一片。

据说，700多年前的上海，只是宋以后方始成陆定型的小小渔村一个。“沪”的本义就是渔具，就是那些用绳子编结起来的竹栅，密匝圈围滩涂水域，每每随潮的涨落倒伏昂起，功倍事半地坐收渔利。可见，“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彼时上海的支柱产业，即使还有盐，还有蚕，还有黄道婆和她的棉纺织业；但说首推鱼鳖虾蟹的丰饶捕捞，就像汽车工业之于今天的上海，大概也不致有太多的附会。

如此说来，土长土生的上海人，大多是渔民或渔民的后代，农人或农人的后代，船民或船民的后代。

所以，“扬一益二”，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热闹的大城市是扬

州。王韬说：“上海，居南吴尽境。古为《禹贡》扬州之域。”（《瀛儒杂志》）原来上海只是扬州地盘上的一个点。似乎南宋末年以前，都没这个镇。元二十九年以前，都没这个县。这正应着了曹老聚仁先生的精彩断言：“直到苏北人在上海被嘲笑的日子，扬州人早把我们‘南蛮子’嘲笑了一千五百年了。”

其实，三百年前的上海甚至都还比不上浏河。后来，好一些，有了些家底。总算大言不惭，敢跟苏州攀比，也还是底气不足、外强中干，只敢说：“小小上海比苏州。”所以，字正腔圆的上海话，都说是上海人身价百倍的符号系统，是上海人有别于非上海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殊不知软糯香

浓是苏州特产，就像弹词开篇和酱汁豆腐干一样。几多的“嗲”，几多的“崭”，几多的“灵光”，几多的“勿要太”，还不都是“九腔十八调”的“什锦拼盆”，还不都是苏白的变异、吴依软语的翻版？

这就又突如其来地想到了美领馆门外的那道风景线。

要是当年上海，七八条街巷、百来户居民的上海，也有什么“非移民签证申请”，也有什么“移民倾向”的“拒签”，不知而今又会变成怎样？是否还会有那么许多的优势和特点，那么多既可圈可点、又远道而来、名不见经传、跟那些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户人家素昧平生、均无血缘瓜葛的人物，留给我们的学问家们去赞叹、去考证、去感慨、去树碑立传？！



清末上海城墙

当年上海其实还是有“拒签”的，最大的“拒签”就是“海禁”。所以，“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从来就是上海历史的重要组合，就是上海生死存亡的第一标志。要不，航运业和造船业也就不会是“上海链”上的首要一环。今日上海市徽上的图腾，也就不会是乘风破浪的沙船一艘。

据乾隆年间所修的《崇明县志》记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沙船的特点是平底、多桅、方头、方艏，有吃水浅、能坐滩、航行轻捷等优点，特别适宜航行于上海至营口的北洋航线上。

坚持要拿沙船开刀、拿“通海外番舶，蛮商夷贾，云集鳞萃”的上海就地正法、杀一儆百的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的“海禁”，他的严禁民间打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规定凡“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者，“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凡“纠逼下海之人，接置番货”，同样“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最集中地表现出他的“万世根本”就是土地。他的理想就是平均地权，建立一个自耕农的社会。所以，小平同志曾

说：“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了以后，明朝衰落了。以后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所说的明成祖就是“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的朱棣。

我们今天所庆幸的是，一个纯粹个人的动机引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结果。朱棣不是埃及艳后克娄奥帕特拉。他更像是那个犯上作乱的麦克倍斯。他作贼心虚，怕的是他侄儿的复辟。侄儿的皇位是他爸爸钦立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他还活着，他那亡命海外的传闻还在被人沸沸扬扬地传播，他就不能高枕无忧，不能用冰肌玉骨和雪月风花编织梦境。他就不能不在三保太监郑和麾下的那几十艘巨舸大舶兴工开造的同时，又把他最信任的那个水利专家派去上海治水，尽快为那支总载重量远在几十万吨之上的庞大船队打开一条“直

这是至今都能在“市徽”正中一眼看到的沙船



黄浦江早年的模样



挂云帆济沧海”的深水航道。

就这样，一个独辟蹊径、“弃古道，浚范家浜，引浦水以归于海”的疏浚计划问世了。

就这样，黄浦江在闵行以东改走范家浜河道，在陆家嘴与吴淞江会合，浩浩荡荡地涌出长江口，直奔东海，成为了上海的母亲河。

就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航运中心、一个天然的世界超级良港应运而生了。那以前，数以千计的沙船游弋在上海的周遭附近；那以后，有了自己的远航基地的沙船，真正成为当时中国与海外诸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

尽管如此，至少在朝廷的官样文字上，“海禁”仍是雷打不动的既定方针、基本国策。

“海禁”毕竟是祖训。

明火执仗的倭寇，打家劫舍的海盗，毕竟是有切肤之痛的现实危险。

朱元璋的政治交代毕竟是高度警惕那些来自日本沿海的骚扰和颠覆。

朱元璋的政治交代只能留待另一个皇帝来更改。另一个跟上海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的皇帝。另一个给小平同志点到了名的皇帝。他就是那个很让电视观众受用、边微服私访边采花扑蝶的情种康熙。他就是自诩武功十大、既在亲政后除鳌拜、灭三藩，又不遗余力地大开杀戒、一手炮制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天子康熙。无须讳言，继朱棣之后，这是又一个为上海口岸的开和闭而竭思殚虑过的皇帝老儿。

康熙皇帝开“海禁”

公

元1684年，康熙在一片“吾皇万岁”的欢呼声中首次南巡，来到苏州。

据说康熙一朝，清官最多，名列第一的就是聪明过人的汤斌。汤斌时任江苏巡抚，随驾左右，很快便就发现皇帝所到之处，话题大多跟水有关，而不是肃清反贪。

康熙上堤去抚慰那些沐风栉雨的民工，说的是：“务必除河患，方能于民生有益。老百姓常常泡在水里，这叫什么善政？！”

康熙没有遗忘台湾的郑氏政权曾经伙同海盗舰队，长途奔袭长江，差点夺去大清半壁江山。他却还是很仔细地询问了上海航运业的兴衰。他的不满显而易见。指着上海护海塘前那块写着“居民过限者，梟示”的禁牌，他的抨击甚至比在高邮堤上更加冷峻、尖刻：“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他是对的。“海禁”搞到“天族连坐”的地步，凡“家有藏网者以叛逆论”，“海中之物，无一可取”；以致“网无所用，而男不善耕，女不善织，有衣食之累，失度命之源”，不可谓不严。但是，“片板不许入海”，结果是“艘艘巨舰反蔽

江而来”；“寸货不许入蕃”，最后是“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这不就又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辛辣讽刺中，活活反照出了官僚们不择手段、猛“捞世界”的丑陋嘴脸？！

“堵不如疏，禁不如导”。康熙二十三年，这就真正开了“海禁”，上海的埠际贸易随即有了空前的开放，有了一个地方经济超常发展的大好机遇。

这确实是上海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其意义远比夏原吉“弃古道，浚范家浜，引浦水以归于海”更大。因为，郑和下西洋，毕竟是歪打正着，无意插柳柳成荫。

康熙一口气开了上海、广州、宁波、厦门、云台山（今连云港）等五大口子。上海经济顿时否尽泰来，活跃非常。据史料记载，以沙船为主的大中型船只，很快就增加到1万艘以上。凡“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码头”，江面上“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当年，单是从上海去日本的海船即比前一年多出2倍。而以上海出口为主的“南京布”，更是逐年递增，分别运往英国和北美，数量高达80至

300万匹。

开放这就成了上海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成了长江流域、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突飞猛进的生命线。毕竟上海，是名符其实的黄金水道——万里长江的终点，是名符其实的黄金海岸——中国沿海航线的中点。上海在大洋与大陆的交界处，在东方和西方的

接合部，又是一条黄金远洋航线——中国通往世界各国的起点和终点。上海还通过黄浦江等内航道跟东南各县维系着唇齿相依的天然联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上海的周边城镇，这就在桎梏森严的封建营垒之中，都也因为沿江、沿海而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业城市的鲜明特征。



“海禁”大开，港口方始像个港口

“阿美士德”打前站

康

熙的开“海禁”，不仅使上海恢复其为除广州以外最主要的航运商业贸易基地，甚至还造成沪上的“科举称盛”，甚至还带来了服饰习俗的变化。开禁前，“削发打辮，箭衣小袖，深鞋紧袜”；开禁后，“任其华美，云缎外套，遍地穿矣”，让人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已经具备了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然而，上海终究是中国的上海。它不仅没有能够在18世纪末，歌舞升平地进入资本主义的伊甸园；反而在19世纪中叶，血雨腥风地堕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阎王殿！

上海的大门最终还是被西方列强的大炮给轰开的。

这是因为康熙的开“海禁”，即使在当时，也是有限得可怜。这是因为雍正即位后，恢复分巡苏松道，兼理海关，重又严加管束上海的通商口岸。这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一道谕旨严禁洋船再到浙海，五口通商重新变成一口通商，所有那些还在垂涎天津、觊觎长江里头的南京、汉口的英人、葡人、法人，全都给赶回伶仃洋。这是因为英国士绅眼中的中国，“对

英国的商业来讲”，“价值相当于十来个非洲”。这是因为，说到底，“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开埠，确实给上海带来了经济的飞跃、近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性的眼光和鉴别、吸收、消化先进的能力，可同时也愈益灾难深重地带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丧权辱国。

开埠，确实使每年300万吨的港口吞吐量，很快就超过了1000万吨；使老是徘徊在3000万至5000万银两间的年贸易量，很快就超过了1亿两；使几乎白纸一张的近代工业，很快就有了门类齐全的各大产业，以纺织、造船、印刷、锯木、榨油、机器制造、面粉加工和卷烟生产业的争相崛起，坚实成为全国第一工业都会、最大产业基地的基石；但是，民族的尊严高于一切。没有什么能比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更可宝贵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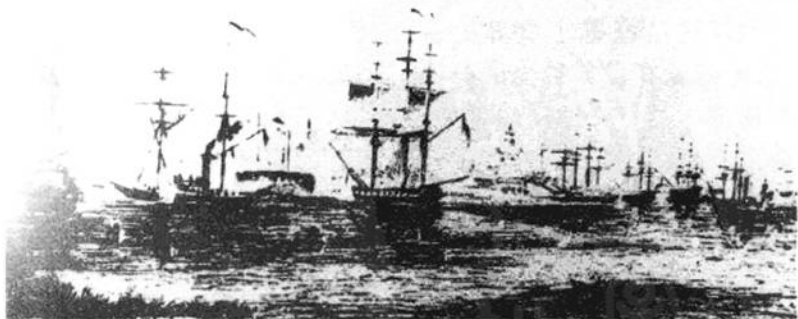
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一个港口，为了整个国家的开放，真正有了那样一场貌似平等其实绝不平等的会谈时，上海人的心口，还是开裂得流血了。

也许，他们的悲剧，早在近百

年前,就已开始。当时,为了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就已上书本国政府,建议进取上海,把它作为与华北通商的枢纽。

也许,他们的命运,早在1832年的春夏之交,就已注定。当时,他们无法预见8年后的虎门,会有大壮烈的销烟。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阿美士德原本是个被嘉庆帝逐出北京的英王特使。他们只是不明白,刚从河南治理黄河工地调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为什么要跟他的上司、两江总督陶澍,联名驱逐那艘自澳门向东直入长江口的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还会街上奏,痛陈“松江府属之上海县为江苏海口要地,时有洋船出入。商贾辐辏,市廛稠密,夫系苏松

太道驻扎之所,库贮海关钱粮尤为紧要”的道理;从而招来道光的大骂,拍案大骂他们“所见大谬”,“无得借口启衅,不顾政体”?!所以,他们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阿美士德”号,顺利地驶入黄浦江。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船上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和带队长官、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的职员林赛随即又被道台衙门引狼入室,以“礼貌和友善的表白”奉为上宾。以致后来的19天,两人到处流窜,或为确认“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中国中部的大门”而进出港口、估算吞吐量;或为证实“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吴淞口炮台”而潜入要塞、刺探军情;如入无人之境,不曾受到了点儿的干涉!



进港的外轮

移民世界移民多

关于“上海”的来历，诸子百家，学术界多的是争论。至于众多说法中的一种，那就是：宋代太湖有娄江、松江和东江三条河畅泄入海，其中松江最大。松江南岸有多条被称为“浦”的支流，入海口西向第五条浦就叫“上海浦”，沿海往来船舶多在这一带停靠和起航，故又人称“上海”。

从松江到入海口，从入海口到“上海浦”，再从“上海浦”到“上海”，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上海的本意还就是上海。

“上”者，去也。

上海，那就是去海上。

上海的荣辱兴衰这就休戚紧系着湛蓝色的大海。

大海给了上海以海的胸怀。更何况它的身后还有那样一条名叫长江的大河，在不舍昼夜的奔流中，更多带给上海的不仅仅是淤积入海口的泥沙。

上海这就赢得了世界的目光。上海这就在世界目光的凝视和凝视世界的目光的交织之中，以港兴市，真正打开了世界东方的大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也就真正地经由大西洋时代进入太平洋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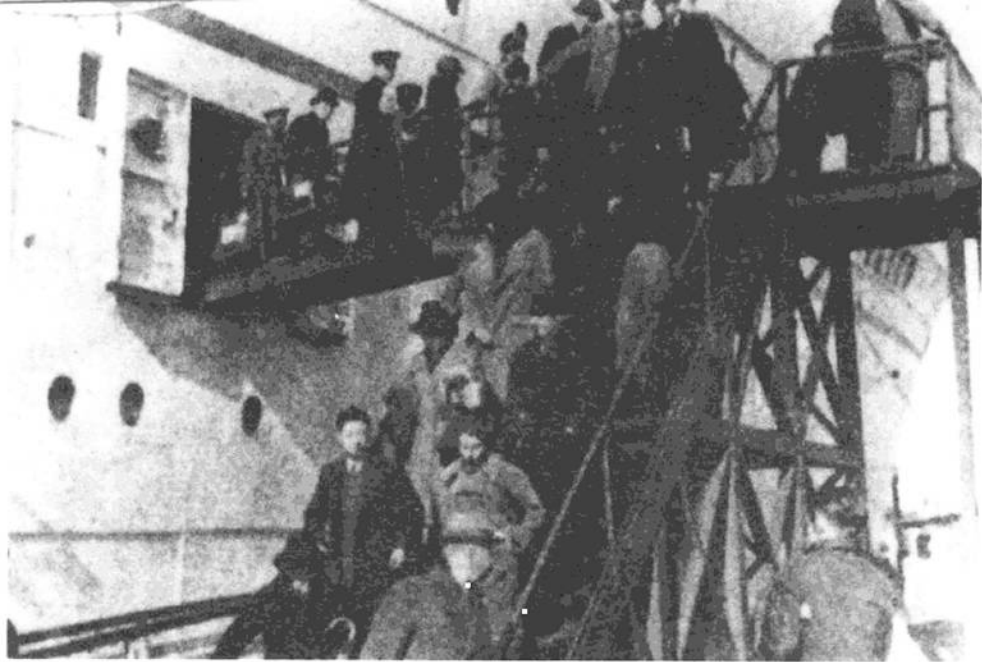
然而，上海人向往开放，憧憬

开放，向往和憧憬的，又绝非逼迫的开放、屈辱的开放，文明裹着硝烟、和约挑在枪刺的开放。由来已久的闭关自守，他们深以为耻，嗤之以鼻。但是，他们自己有手。有门自己会开。无需血光冲天的炮轰。无需明火执仗的长驱直入。无需恃强凌弱的打上门来。命运不该那样残忍，那样冷酷！

一些上海人这就在更多直至踏上上海大地都还不知严格意义上的上海究竟在哪里的上海人经由大海和长江流入上海的同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上海。我们变成了他们。他们变成了我们。我们的离去满怀着希望和绝望。他们的走来满怀着憧憬和迷茫。互为移民的结果只能是来者不拒，海纳百川。只能是互为包容，互为融纳。

就这样，上海真正成为“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的东方大港；真正成为“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街衢弄巷，纵横交错”的国际大都市。

就这样，上海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并在本世纪初叶成为远东巴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东方心



外国人纷纷来到上海



一家老少到上海

脏。

就这样，更多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之外的租界里找到了自己的集聚地。

就这样，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大家到上海去啊，那里鱼多水又浑，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子”。装着大幌子的商贾，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只要金发碧眼，全都如是说。

就这样，空麻袋背米的行列里，又多了某些宁波人的“勒煞吊死”和潮州人的“老刮讪”、“老门槛”。包袱和雨伞，长袍和马褂，柴

片船和十三档算盘，无疑是跑街先生和洋行买办们的修炼轨迹。

就这样，更多的凤阳人和丹阳人，更多的扬州人和泰州人，更多的高邮人和盐城人，或逃难，或跑反，或逃荒，或躲灾，也都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浩浩荡荡地走进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们的全家老小、一家一当，全都驮载在了那样一辆吱嘎作响的独轮车上。那是一种外形极独特、功能极齐全、进退极自如的交通工具。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总能让人浮想联翩，想起其祖先八成就是那些司马懿兵败北原时，诸葛孔明妙用得出神入化的木牛流马……